



钱龙沟

金豆子,银花花,杂粮杂豆大香瓜,遍地都是金疙瘩。这无比夯实的语言,说出了两头:一头是钱龙沟,一头是花加拉嘎。从1932年开始,田玉龙支起的锅灶,垒起的坯瓦,便建成了最初的家。田龙沟,以村落的名义,吉语田钱,自此,开轩场圃,酒话桑麻。守着庄稼地的金黄和碧绿,历经岁月,钱龙沟枯荣,如一朵荒野的菊花。

捡拾起滴灌带,沿着乡村振兴的脉络,寻觅盛开在田野的花朵。摸一摸硬硬的钱袋子,才知道幸福指数,原来钱龙沟可以种钱,所有的钱币都可以在汗水和智慧里,萌动发芽。

河水不知疲倦,大山收敛了所有的脾气,年复一年的渴望,都扛在肩上,踩在脚下。

疑问的眼光,扫描着疑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以通俗的解释,耐心解答。

把村子的肋条剔出来,看看软肋在哪里。

计划投资可以满足本地需求,销售的胃口在逐渐扩大。

一抹耀眼的朝霞,洒在钱龙沟的山洼。

把种植业和奔小康的行动活脱脱地说出来。顺口溜穿行在忙碌的人群,在庄稼地结果开花。

埋在地里的是金豆,开在心里的是银花。

拽住电商,用诚信和优质,增加众筹的砝码。

毛毛谷、黑豆、高粱、黍子、甜瓜,品牌、包装、质量……在直播带货里成为乡村神话。

现代农业庄园以朴实的叙述,讲述水果大棚的筋骨,讲述蜜蜂授粉,讲述果实的硕大。还是转身山坡,看一眼漫山遍野的山杏花。当大扁杏的香脆端上餐桌时,每一枚山杏花都会嫁接给时尚。

果园和水果大棚联姻,采摘、餐饮、娱乐、观光,如同新婚嫁娶,在光艳的春光里,吹响一曲欢快的唢呐。

细柳,娇媚欲滴。

顶花带刺的,是绿莹莹的黄瓜。

瓜川花加拉嘎。

钱龙沟的福,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

钱龙沟的禄,是钱包里不能说出的密码。

钱龙沟的寿,挺立在南山,是万年屹立的山崖。

乡愁里的七彩山村

梨夫

诗散文

我知道,每朵云里都藏着风雨的意愿,每个人内心都藏着温暖的春天。比草原还要辽远的思想,始终缠绕在渐黄渐绿的索贝山。辙痕,已经不知所踪。对于播种,都盼望丰收的结局,不曾想会出现歉收。

四季里,隐藏着许多秘密,失望在所难免。

祈雨的句子,跪拜的虔诚,都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只有五谷,还在田野里回忆镜头刨出来的誓言。

并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每个人的头上都顶着一片云天。不要无聊地纠结一个概念,快一点打开心门,让所有的日子,都在悲喜变换里,尽情狂欢。

沐浴着七色光芒的村落,轮回着数不清的流年。

那些传说开始播撒,夜里的天空,回荡着皮影戏的呐喊。

锄头,镐头,铁锹,汗水,老茧,都在雕琢着时间。

秋天,割倒一地故事,那些丢失的汗水,迷途知返。

不要生硬地寻找逻辑,那丰稔的庄稼,就是最通俗的哲学思辨。

有时间,你要看一看每家每户的小小场院。

绪垦沟

在寒冬腊月,就擦拭镰刀,在没有苏醒的梦里,插进犁杖。

骆驼驮着星月兼程的向往。闯关东的温度,蛰曲在补丁摺补丁的衣裳。皴裂的脚趾,迈不动绪垦沟的沟坎。

乡愁,只能在荒无人烟的路上翻山越岭。

途经林东、海兴、山湾、伙力伙,转而四顾茫茫。

不知名的山水,不熟悉村庄,眼前是荆棘,是裸露石头的河床。

从绪字开始,我们开始审视炊烟与开垦的最初走向。

《说文》曰:“绪,丝端也。”绪即丝线的头。凡虫滚沸时,以竹签拨动水面丝绪,留在蚕茧上的残丝,反复始终,不知其端详。

扰百绪于眼前。只听一曲《曲池赋》,不再打扰谢庄。

幽情苦绪何人见。还是从绪字的本意开始,追溯开始垦荒时镐头一起一落,和折断的犁杖。

霜轻两鬓,思绪无端,别来无恙。那把锄头,榜纵横的图案,榜饭碗里的馨香。

田野里排列着谷子、玉米、大豆、黍子、高粱。一垄一垄,构成世系,沿着风雨的脉络,在日历上标注阴晴圆缺的月亮。

有理由坚信,绪垦沟的秧歌,曾经扭翻过街巷。也有理由相信,绪垦沟的庄稼,压塌过黄土泥抹过的粮仓。

盛满幸福的铁锅,曾经溢出做豆腐的豆浆。

一盘火炕,被热情和憧憬,烧得滚烫。失眠的深夜,翻来覆去,总盼着一垄又一垄的庄稼,长成一片金黄。

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有炊烟的味道。房梁上悬挂的玉米和谷穗,选育着春天的良种,这一切,都被秋风染黄。

是的,穿透黎明的阳光,以及歌谣、小调,交错变奏的音符,装满了罗筐。

被酒染红的脸面,再度被篝火、煤油灯、手电筒照亮。

一切都很平常,但这是瓜川花加拉嘎的舞蹈,街巷里渐次走出老人、小孩和牛羊。

哦,绪垦沟,绪垦时,就叫出了这样的村庄。

穿过99个梦,只把一个梦放在远方,在绪垦沟,完成最初的回想。

大片大片的林地,橡子树、榛栗、杏树、骆驼蒿、海棠,以及璀璨的百合,点缀了大山的荒凉。

一切从头开始……

德德玛走了,这位被誉为“草原百灵鸟”的人民歌唱家,带着各族人民的热爱,带着她的天籁之音,唱着那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永远离开了……

我和德德玛是同乡,她是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人,我是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人。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见到德德玛。当时,我在巴彦淖尔盟第二中学读高中。有一天,学校组织学生观看巴彦淖尔盟歌舞团的演出。那天晚上看了哪些节目,现在已没有印象,只有一个节目至今犹记。一位留着短发的漂亮女孩来到舞台中央,绽放歌喉,她那粗犷洪亮的歌声给人以强劲有力的感觉。那个女孩就是德德玛。

1991年7月,我和爱人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那达慕大会上与德德玛夫妇不期而遇,老乡见老乡,从此多有来往。当时她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我在锡林郭勒盟工作时,几乎每年都在那达慕大会上看到德德玛的精彩演出。锡林广场上,5万余名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至今犹在耳畔回荡。

2002年2月,我们全家去北京和德德玛一家一起过春节,两家人坐在一起,回顾往事,欢声笑语。后来,德德玛多数时间住在呼和浩特,每逢春节,我们都相聚在一起,歌声不绝,热闹非凡。

德德玛是德艺双馨的人民歌唱家。她用自己优美的歌声深深打动了亿万观众,她满怀爱心致力于培养人才和社会公益事业,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和赞誉。2002年9月,德德玛在呼和浩特创办内蒙古德德玛艺术学院。我从锡林郭勒盟专程来呼和浩特参加开学典礼。该学院开办声乐、器乐和舞蹈等专业,培养了内蒙古以及来自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自治区)的5000多名学生。2013年1月,我应邀德德玛之邀观看了该学院的新春节目《爱在校园》,节目非常精彩,回味无穷。2015年11月,我应邀观赏由德德玛担任总策划、艺术总监的大型民族

永远的德德玛

布和朝鲁

歌剧《爱在胡杨》。该剧由内蒙古德德玛艺术职业学院编排演出,讲述了苏和在大漠深处不畏艰苦绿化沙漠的感人故事。

德德玛创办“德德玛公益基金会”,为汶川大地震、锡林郭勒盟大雪灾捐款,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孤儿……

2012年7月,我和爱人应邀观看了“德德玛从艺50年感恩家乡演唱会”。这次演唱会办得特别精彩。德德玛满怀激情的演唱,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和克里木等的穿插演唱,著名主持人纳森和克明等的精彩主持,声像设备新技术的运用,使整台晚会异彩纷呈,让全场观众激动不已。

德德玛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歌唱家。她的成功与自己非同寻常的刻苦努力分不开,也与组织的培养和父母的熏陶分不开。德德玛的父母都是额济纳绿洲上有名的长调民歌歌手,在父母的影响下,德德玛从小爱上唱歌,7岁时在家乡就小有名气。1960年,13岁的德德玛被选入额济纳旗文工团,第一次登台演唱。15岁时她被破格选入蒙古艺术学院声乐教研室

专修声乐,后来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民族唱法。毕业后,德德玛回到家乡,先后在巴彦淖尔盟歌舞团、内蒙古民族歌舞团、内蒙古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1978年,31岁的德德玛以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一鸣惊人,红遍大江南北,受到歌唱界的极大关注。1982年,德德玛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1998年,德德玛随中央民族歌舞团访日演出时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家人的照料下,9个月后,德德玛以惊人的毅力康复,重返舞台。

德德玛的一生是歌唱的一生,她一生唱了无数的歌。德德玛的女中音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德德玛把西方的美声唱法与蒙古族长调唱法融会贯通,在民族唱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提升和拓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方法和艺术风格,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唱的歌,音色优美动听,音域宽阔嘹亮,音质浑厚醇美,音调高亢洪亮,音韵细腻婉转。

2018年9月,我应邀德德玛之邀参加了她的新歌《请给我一首歌》的推介活动。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席慕容,作曲是吕学东。有不少歌唱家参加了这次活动。德德玛和她的学生深情演唱了《请给我一首歌》,大家都给予高度评价。德德玛在介绍录制过程时说:“不要刻意去唱而唱,而是从内心深处诉说。”这句话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理解,唱歌不只是按照歌词曲谱去唱,更重要的是用情唱用心唱,用感情表达歌的意境。我想,是不是可以说这就是德德玛唱歌的奥秘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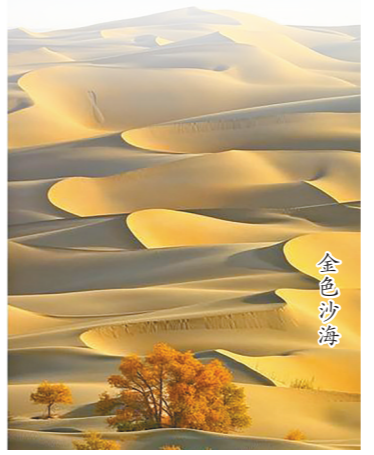
她用一样的热情吟唱对祖国、对党、对草原、对故乡深深的愛。

德德玛将以

年流华韵

沙漠,另一种妩媚与雄浑

王辉



如果,你有过乘船海上的经历,就会自然而然地理解沙漠的容颜和品格,以及对于妩媚与雄浑的另一种诠释。即便一个是蔚蓝无边、波涛涌动、碧空万里,一个是金辉泼洒、绵厚深邃、大漠孤烟。

或许,正是践诺了前世的缘定,沙与海才得以接踵而至,映衬着这片瓦蓝碧空,对深厚与肆虐、柔情和狂野,有异曲同工之解读。

此时,抬眼望去,你会看到那些散落在无垠沙漠里的贝壳,至今都在闪烁着海洋生物的灵光;极目远眺,你会看到那些层层叠叠、刻在峡谷峭壁之上的海水痕迹。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定格了逝去的狂澜,让波澜涌动的过往蘸着咸腥的味道,飘散在山间洞穴。此刻,从山崖之上摇曳着的几簇花朵那里,你还能清晰地听到或看到那些关于潮起潮落的故事,以及沙海更迭的喧嚣与震撼。

每当跟着车辆的节奏翻越一座座沙峰,就真正开始了在沙海画悠长曲线的历程。这期间,除非你的身体素质好、心理承受能力大,否则,你会在起伏伏中让自己的肺腑翻江倒海,这沙海之旅便如乘船行进在大海之上,一直波涛汹涌,反复颠簸,等到车停下来,你酸软的身躯可能已经不由自主,在摇摇晃晃中吐出几口酸水,包括之前流进你眼睛的眼泪……

面对温厚的沙漠,不管你是在冲浪,还是在它的身躯上行走,那一望无际的沙海会让你浮想联翩。当双脚踏上沙地的那一刻,你一定会顿生踏实和温暖的感觉,你会像一个姗姗学步的孩子或者漂泊已久

的游子,一下子回到了妈妈的怀抱,再也舍不得离她半步。此时,你就想一直牵着妈妈的衣襟,放飞所有的顾虑和委屈,还要挽着妈妈的手,或者拽着她的衣袖,开心地咧着嘴巴,一起走向水草丰美的家舍。

四季更迭山不同,冷暖轮回沙迥异。或是因为季节或者光线甚至是心情的缘故,那沙海竟然会呈现出足矣颠覆你想象的模样。

有一幅摄影作品至今都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那是一片寂静的沙海,抓人眼球的是,那画面里铺满沙漠的厚雪竟然是湛蓝的色彩,与天际浑然一体,那横亘在天与沙之间的沙脊线也呈现出黑白相间的色调。这是一个怎样的恣意泼墨的景致,我被深深震撼。那瓦蓝天色下的沙漠一地瓦蓝,自然又唯美的把厚重与妩媚放在同框里刻画,阳刚与阴柔的美,恬静和粗犷的通透感,经略了全部的场景。至今,我时不时回放那幅画面的空灵与豪放。那妩媚,就是关于西湖浣女的素描,如水如纱;那浑厚,宛如披荆斩棘的勇士。

后来,我听这位摄影家说,为了拍这幅作品,他只身一人在沙漠里守候了整整两个白昼,一直等到雪霁时分才定格了如此美丽的瞬间。也许,正是经历了肆虐的沙尘、忍受了深冬的冰寒和无法言表的等待,才让自己的心花绽放在孜孜以求的世界里,成就一个难于遇见却真实存在、妩媚与雄浑依偎的梦里画卷。

走得进那如海的沙漠,因为那份对深沉与厚重的渴望;走不出那片绵厚的沙漠,就在于它给予你的不仅仅是浩瀚和远眺,更是一种生命和情感里不可或缺或不可或缺的坚实和执着。

大雪(组诗)

刘晓娟

虚像

大雪封山。大雪封路。大雪封门都是虚像

有人埋头除雪于庭院里。于生命中

用尽一个早晨用尽,一生

小五

被一场大雪领回到若干年前——

玩伴儿小五走那天你在漫天飞雪中堆雪人

一个,两个,三个……堆满一院子还在堆

后来天晴了。雪人中最瘦最小最像小五那个,最先化掉

你说小五已转世,有了另外的名字崇峻。辽阔

你说小五来生是个男孩儿身上,没有挨肩儿几个姐姐

大雪封门

你从窗子爬了出来

你本可以不爬窗朝阳已经升起,雪终究会融化

把门从雪的禁锢中解救出来回屋抓一把米

从正房到门厅,铲一条路铲着铲着

你才想起,养在门厅那只鸟已成为回忆的一部分

——卡在笼子缝隙的头颅。几枚散落的尾羽

凭空消失的小身子。推理中的野猫

片刻愣神后,你把米扔在了园子里从东往西数,第三棵苹果树下

接着把院子里的雪也都堆了过去

身首异处,那鸟啊也饿。也渴。也冷

雪赞

十几米长的运雪车上挤满了健硕的牛

有的冲天尖叫有的互相唤闹

有的闪着舌头,为了立锥之地转角暗中较劲

更多地在反刍缓慢,安详,仿佛还在乌珠穆沁

从感伤到共情,只是一朵雪花旋上睫毛的一瞬

作为一头一出生就站在运雪车上的牛你不会说出等在终点的是什么

一场让高速公路停摆的铺天盖雪值得反复赞美

值得芸芸众生反复赞美

陶罐

在苍花处下一场大雪在苍花处烧几尊陶罐

把雪收进陶罐里。等前世一起过家家的人赶过来

半个冬天过去了半生过去了

心目中最好的暮年,是要等的人还在路上陶罐也没碎

而陶罐里的水,大部分奉养案头青梅小部分,练习逆生长

具体到一滴水变成一片雪花彻骨寒是必备条件大火也是



北国风光